

人性的凶残与贪婪 利益面前的巧取豪夺

原创长篇小说
辛八路◎著

通过作者细致到位的描写，书中各色人等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利益面前的巧取豪夺，人性深处的凶残与贪婪跃然纸上。与时下众多的揭露社会弊端、人性丑恶的作品相比，作者揭露之深、下笔之狠、着墨之重实属难得，读后大呼过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人性的凶残与贪婪 利益面前的巧取豪夺

原创长篇小说
辛八路◎著

通过作者细致到位的描写，书中各色人等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利益面前的巧取豪夺，人性深处的凶残与贪婪跃然纸上。与时下众多的揭露社会弊端、人性丑恶的作品相比，作者揭露之深、下笔之狠、着墨之重实属难得，读后大呼过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锋 / 辛八路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653 - 0004 - 2

I. ①交… II. ①辛 …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690 号

交锋

JIAOFENG

辛八路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7.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3 - 0004 - 2/I · 0003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o.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o.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危险人物

交锋

原创长篇小说
JIAOFENG

第一章 危险人物

凌晨时分，天色昏暗，轻雾升腾，远方天边乌云翻滚，一场暴雨随时可能降临。

高速公路上车辆寥寥，多数是满载货物的各型卡车，一辆崭新的黑色奥迪轿车穿行其间，格外引人注目。

夹杂着浓烈草木气息的湿热空气透过微闭的车窗飘进来，让人顿觉神清气爽。

某省厅副处长姬北疆技术娴熟地驾驶着爱车，无意间瞥了一眼速度表，发现时速已经超过了一百七十公里，赶紧轻点刹车，降低了车速。

就在这时，一辆银灰色的豪华吉普车轻松自如地超了过去，紧接着，一辆空驶的出租车也勉强超了过去。

他不禁轻声笑了起来。

看着这两辆时速至少在一百七十公里以上的车。你追我赶的情形，俨然是省城通往丽城的高速公路上展开了一场极速飙车竞赛。姬北疆无法遏制内心的好奇和想要与之一较高下的强烈冲动，驾驶着轿车不断提速冲了上去，主动加入了一场似有若无的角逐。

豪华吉普车的绝对领先地位估计是无人能夺的，因此姬北疆的奥迪轿车和出租车之间展开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争夺第二名的较量。

此刻，出租车司机似乎已经意识到来自奥迪轿车的挑战，就在奥迪车想要加速从容超越的时候，出租车突然提速，猛地向左前方冲去。

姬北疆一脚踩下刹车，刺耳的摩擦声刺痛耳膜，弥漫在车内的焦糊气息直冲口鼻，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长出了一口气，总算避免了一场惨剧。

姬北疆习惯性地伸出左手小指挠了挠左眉上方因病变遗留下的一片云状白色疤痕，坚定的复仇欲望油然而生。他驾驶着轿车，如脱缰野马冲出紧急停车带，风驰电掣般追了上去，想要如法炮制。

面对从右前方横冲过来的黑色奥迪轿车，出租车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向左打轮后立刻加速，冲向最内侧的超车道，企图强势摆脱纠缠。

眼瞅着出租车骤然加速，像发了疯的怪兽一样冲了上来。为避免撞击，在超车道上正常行驶的豪华吉普车的司机不得不全力加速。惊恐万状的司机毫不犹豫地将油门踩到底，驾驶着吉普车飞速前进，却完全忽视了前方不远处一辆满载牲畜徐徐前行的大卡车。

“砰！”

豪华吉普车撞上了大卡车。车头部分完全钻进卡车车底，挡风玻璃直接接触到卡车车尾挡板，破裂成无数碎屑。

姬北疆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状震慑住，当意识猛然间恢复过来的时候，他迅速停好车，赶去救援。

浓烟和烈焰从深藏在卡车底部的机箱盖里蹿了出来，他手中的泡沫灭火器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无法遏制四处蔓延的火势。

车门挤压变形无法打开，他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车窗，想要将眼看便被大火吞没的司机强行拖拽抢救出来。

然而，早已身亡的司机被卡在方向盘和座椅之间，动弹不得。情急之下，姬北疆连忙跑到另一侧，从副驾驶座位上将被冲撞挤压变形的皮制公文包取了出来，紧紧抱在怀里，希望能为高速公路巡警确认车主身

份提供帮助。

不久，又有几辆经过的汽车停在车祸现场附近，好心的司机们赶过来帮忙，把惊吓过度、六神无主的大卡车司机救出驾驶室，将惊慌失措的牲畜从烟雾弥漫的车厢里释放出来，高速公路顿时被四散的猪羊堵得水泄不通，成了天然的停车场。

直到这时，姬北疆才清楚地意识到，出租车早已不见了踪影。

等高速公路巡警和消防队员们赶到的时候，豪华吉普车已经被大火烧得只剩下一副黑黢黢的钢铁支架。

姬北疆赶紧将保存基本完好的公文包交给高速公路巡警，关切地问：“警察同志，请问车主是什么人？”

“我刚核对过车辆登记信息，”年轻的高速公路巡警郝一志回答说：“车主是丽城铁信安防公司的首席财务官霍蔚然。不过，在车祸中丧生的司机是不是他本人，现在还不清楚，要仔细辨别尸体后才能认定。”

“是他？”姬北疆吃惊地喃喃自语说：“铁信安防公司刚刚被外方收购兼并，首席财务官就不明不白地死在车祸中？”

郝一志警惕地打量起他，问道：“这位先生，你是什么人？”

“我是省厅的干部，”姬北疆赶紧从正装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了过去，解释说：“工作需要，我被调回丽城，一大早赶回来报到。”

“多亏您奋不顾身，才保住了公文包。”郝一志恭恭敬敬地递还证件，又询问道：“您距离车祸现场最近，在行驶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姬北疆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所有车辆都在正常行驶，除了那辆吉普车和一辆空驶的出租车之间进行的一场危险的公路赛车比赛。据我观察，双方车速都在一百七十公里以上。”

“我们会去调查核实。”郝一志微笑着说：“事发地点属于丽城市行政管辖范围，市局刑警们一会儿就到，他们会查清全部事实真相。不过，

作为目击证人，您要留下来等待询问，可以吗？”

“分内之事，义不容辞。”姬北疆淡定从容地站到旁边，一边瞅着高速公路巡警和消防队员们划定现场、驱赶牲畜、疏导车辆，一边耐心等待。

对于铁信安防公司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查清，而因收购案尚未被正式逮捕的霍蔚然竟然莫名其妙地死在了高速公路上，自然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在刑警队吴磊的率领下，王毅同、吴琪等丽城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现场初步勘查完毕后交由高速公路巡警和消防人员清理现场，按照例行程序开始询问证人。

吴磊一方面敦促加紧勘查现场，检视车辆，还原车祸发生过程；另一方面，调配警力布控，封锁高速公路丽城出入口，搜寻一辆挂有献义县车牌的空驶出租车，同时征调高速公路全部监控录像，查找出豪华吉普车与出租车的行程及司机相貌。

很快，高速公路巡警在距事发地点十五公里外，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紧急停车带里，而司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经网上调查核实，出租车隶属于献义县某出租汽车公司，运营者是有五年驾龄的司机——唐寅龙。

从外观上看，车辆并无剐蹭痕迹，暂时还不能断定就是肇事车辆，需要找到目击证人，调查询问后方可证实。

但仅从司机弃车逃逸这一点看，该车就有重大嫌疑。因此，高速公路巡警立刻通知刑警赶到现场，勘查取证。

丽城刑警在获悉实情之后，都不禁大吃一惊。

肇事者怎么会是唐寅龙呢？他有什么理由要去“谋害”霍蔚然？先前在献义开发区调查以及夜查混沌岭时，唐氏兄弟功不可没，怎么现在偏偏被搅进一场悬而未决的交通事故中去呢？

何况，胡队和金鑫去巴西公干还没有回来，唐寅龙此刻出了事，见面时要怎么去交代？王毅同和吴琪当即申请赶往弃车现场调查。

吴磊仔细询问了在场的五名司机，见证人证词完全一致，不禁犹豫起来。

没有任何突发情况，空驶的出租车为什么会像证人所描述的那样，骤然提速撞向吉普车，迫使其加速避让，导致惨祸发生呢？莫非真是有人故意制造车祸，目的就是要致霍蔚然于死地？

吴磊立刻告诉郝一志，向上级报告情况，请求封堵丽城收费站，对全部车辆进行检查，仔细询问司机，获取证词备查。

此时已经过了八点，等在一旁的姬北疆看了看表，急迫地说：“警察同志，我有公务在身，既然已经完成询问，能否就此放行？”

先前吴磊已从郝一志口中获悉姬北疆身份，知道他是赶回丽城上任的，于是说：“感谢大家在危难时刻出手相助，如果回想起任何细节，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您是丽城市局刑警队长？”姬北疆看了一眼卡片就问道：“您觉得霍蔚然的死是谋杀，还是意外？”

吴磊不置可否，只是淡淡地说：“请大家自行离开，我们准备清理现场。”

姬北疆重新登上座驾，匆匆瞥了一眼烧毁的车辆和刚刚被移出来的残缺尸体，镇定从容地驱车驶往丽城。对于一场始料未及惊心动魄的车祸，他并不在意，心里开始盘算起将要去接手丽城地区综合局的全部行政职能。

鉴于此次综合局贪腐案涉及面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省委、省政府决定从行政建制上裁撤丽城地区综合局，其全部行政职能并入地区行署办公室并将成立综合处，而姬北疆就是要去就任综合处处长。

其实，真正令他困扰的问题并不是工作，而是人事。

现任行署办公室主任的姚冰鉴并非姬家亲信，他所上报的综合处处长人选也并不是姬北疆，而是现任秘书处副处长甄文意。虽然运用关系网的力量，姬北疆得到了处长职位，但姚冰鉴、甄文意等人一味阻挠，姬北疆能干得长久吗？显而易见，迎接姬北疆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当头棒喝，甚至是不遗余力的阻挠、排挤。早就听人说起过，甄文意素有“刀笔吏”的雅号，走笔如刀似箭，依托姚冰鉴这个强大的靠山，顷刻间可置对手于万劫不复之地。

对于官场倾轧欺诈之事，姬北疆倒也不太在乎，只要行政任命命令一到，便能顺利走马上任，后面的官官相斗，拆招换式都可以慢慢来应付。

真正的难点是冯如乾、白复兴翁婿率领一批忠心走卒多年苦心经营，最终竟然以百亿巨资巧妙购得美国上市公司股票，而对此极度不满的社会舆论早就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综合局头上，虽然改头换面成了行署办公室综合处，舆论就能轻易放过吗？

更有甚者，白复兴畏罪自杀，却将巨额资产交给了金鑫——一个官场弃卒的手上，使得原本就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仅要面对社会舆论指责，还要面对收回国有资产的建议和行动未果后的责难与非议这谈何容易。

但如果说此刻丽城有谁的处境比姬北疆还要糟糕，那一定是金鑫。因为他将面对整个丽城无休无止的抨击和掠夺，或许最终只有出国避祸一条路可走。

姬北疆并不认识金鑫，甚至没有听说过他。几小时前，才核实了金鑫获得了白复兴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由此不难看出白复兴对金鑫的器重和信任。

对此，姬北疆内心深处，愤然不肯予以认同，甚至有些妒火中烧，迫不及待地想要与之一较高下，掠尽私财斩草除根，证明白复兴犯了一

个无法弥补的巨大错误——所托非人！

与其兄长姬北国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截然不同，姬北疆更想以一己之力去抗争去奋斗。他对哥哥没有一点好感，反倒认为白复兴的思想认知与自己极为接近，有一段时间甚至异想天开地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博取对方的好感，只可惜事与愿违，这也是他远赴省城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姬北疆虽然不认识金鑫，但却相信白复兴的眼光，这绝对是一个睿智干练敢作敢为的人。

此时此刻，姬北疆暂时打消了急于求成的想法，回归平静。既不想火中取栗，也不想将尚未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与他人，他只想静观其变。

姬北疆变得兴奋起来，仿佛就要登上拳击台的拳手一样蠢蠢欲动。这时，他才注意到车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串串雨珠阻挡住他的视线。

他开启雨刮器扫清障碍，远远地，望见四名警官聚拢在紧急停车带里的一辆出租车旁，其中一人高高举起证物袋，仔细观察封存在里面的手机。

他嘴角露出一丝讥笑，驾驶着奥迪轿车飞速驶过。

离开高速公路，进入丽城市区，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反而下定了决心。在心里面讥笑说：“该死的城市，可怜的人！白复兴能做到的，我能做得更好！”

丽城喜丰路煤渣巷甲1号院，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那些你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面孔，天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他们脸上洋溢出来的由衷的笑容，让你不得不相信，这里充斥着人性的美好和全部的聪明才智。

姬北疆就诞生于此，祖父和父亲相继成为地区主要领导，这使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一片赞颂声中度过。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察觉到了隐藏在笑容背后的冷酷与阴毒，甚至无法完全理解。一双稚嫩的大眼

交锋

原创长篇小说
JIAOFENG

睛开始在熟悉的家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以躲避来自内心深处日益显著的不安与惶恐。

但，根本没有避难所。

温暖舒适的家被络绎不绝的宾客们“占领”，他们用虔诚的笑脸充当敲门砖和彼此攻击诽谤的有力武器，而那些一如既往的赞颂之词像一根根锋利的针，戳刺着他。别无善法，他只有打开院门，逃进昏暗的街巷，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远远躲开，以冰冷陌生、光怪陆离的环境取代喧嚣热络的家。

成年后，姬北疆每每回想起当初的情景，内心深处总是涌现出丝丝缕缕的甜蜜和无数值得永久珍藏的难忘记忆，因为在混乱的叛逆期，他有幸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他。

他永远是神秘的。很长一段时间，姬北疆甚至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但年龄相仿的他，散发出无穷的吸引力，不仅是玩伴、挚友，更是他的老师。不论是多么深奥难懂的问题，他都能解释得清清楚楚，甚至三言两语就能使自己内心深处的迷惑、疑虑、恐慌一扫而光。

他是上天恩赐给自己的礼物。即便到了今天，姬北疆对此仍旧深信不疑。

想到此，姬北疆得意洋洋地笑出了声，下一步行动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与他联手，不惜一切，彻底打垮金鑫！坚决瓦解白复兴的‘托孤’计划！以报复当年冷遇！

姬北疆脸上的笑纹缓缓消失，条理清晰的行动计划逐渐呈现出来。他仔细审视每一个行动步骤，思考着对手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然而，令他举棋不定反复权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对手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高速公路边上的紧急停车带里，王毅同缓缓放下物证袋，矗立在凄风冷雨中凝眉静思，他现在无法确定手机是不是属于唐寅龙。

吴琪忍不住凑过来低声问：“有证据显示是唐寅龙肇事逃逸吗？”

“唐寅龙一直生活在献义，不可能与霍蔚然有瓜葛。如果真是他一手造成的交通事故，只能是受人指使所为，而金鑫必然首当其冲难逃嫌疑。”王毅同忧心忡忡地说：“但我更担心有人假借唐寅龙之手，陷害金鑫。或许是有人暗中绑架了他？利用他的出租车，既谋害了掌握相关证据的霍蔚然，又暗中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金鑫。”

“霍蔚然是否掌握证据，掌握着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有没有随身携带，是不是被人暗中窃走，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我仔细检查过。除了一个笔记本、一个钱包、一支钢笔外，别无他物。不过，从先前金鑫和唐家兄弟的所作所为来看，我觉得唐寅龙很有可能是遭人陷害，说不定他已经被绑架，或许遭遇不测。”

吴琪当机立断地说：“我建议分头行动，事不宜迟，先救人要紧。”

王毅同皱了皱眉，追问道：“没有任何线索，你打算怎么去救人呢？”

吴琪不假思索地说：“我准备先赶到冷泉鱼馆，向唐寅虎、唐寅豹兄弟俩打听唐寅龙的行踪，再据此追查。如果他们也不知道其兄的具体行踪，我会去市交通管理局，通过遍布各路口的交通监控系统，查找唐寅龙昨天下午的营运路线，梳理出准确的时间线索，从他最后出现的地点查起。”

“既然如此，你立刻去办！”王毅同说，“胡队和金鑫三小时后就将抵达丽城国际机场，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搞清情况！”

两人向吴磊做了汇报，获得准许后，立刻分头展开行动。

吴琪返回丽城，去追查唐寅龙的行踪。

王毅同则留守高速公路，配合同队的聂昕、兰阳等技侦人员完成现场勘查，取得第一手证据材料。

显而易见，弃车地点经过精心选择。

它恰巧位于将近三公里长，尚未安装护栏的路段内。只要肇事者跨

过矮小的金属隔板，穿过十余米宽的草坪，便可以直达相邻的县级公路，而沿公路向左前行百余米或向右往回走二百余米，都有公共汽车站，乘坐公交车或者顺风车都可以轻松逃逸。

望着川流不息的公路和对面广阔的原野农田，王毅同一筹莫展。

淅淅沥沥的小雨冲刷着路面，击打着茵茵碧草，恰到好处地湮灭了一切证据，连一枚脚印都找不到。

远远地，王毅同望见一排排房屋被随风连绵起伏的高杆庄稼遮挡住，他不禁问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小杨庄。”熟悉沿线情况的高速公路巡警殷勤地介绍说，“这个村有两三百户人家，前些年遭过一场大灾，现在好些。年轻人大都跑到丽城打工去了，剩下老年人在家务农。你不会怀疑肇事司机弃车后，逃进了小杨庄吧？我看不会，巴掌大的地方，随便找几个人问一问，立刻暴露无遗。他不一定敢进庄去。”

王毅同苦笑着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更想知道，有没有早起的人曾经见到过可疑人员或车辆离开。走，进庄问问去，没准咱们今天运气好，碰巧有老乡看到犯罪嫌疑人弃车逃逸。”

有熟悉当地情况的高速公路巡警们协助，进展还算顺利。然而，仔细询问过数十人，竟无一人能提供出有价值的线索。

“彻底排查！”无可奈何的王毅同只能断然下令。

但他心里清楚，想要在大海捞针一般的环境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难如登天，何况根本不知道肇事司机的身份和体态相貌，也给询问带来困难。

冷泉鱼馆装修已近尾声。

唐寅虎带领四名能工巧匠还在进行严谨细致的扫尾工作，力求尽善尽美。

乍见警官吴琪登门造访，他赶紧跑出大门迎接，喜形于色地问道：“您有事吗？是不是胡队和大哥已经回来了？您看看，我们这里还没完工，到处乱糟糟的，本来还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他们还有将近两个小时才能平安降落。”吴琪抿了抿嘴唇。他心里有些为难，却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道：“这几天，你和唐寅龙一直保持联系吗？”

唐寅虎一怔，疑惑地回答说：“没有。我们在忙装修，龙哥在外面拉活，这两天我都没瞧见他。”

吴琪又问道：“他连电话都没有打过吗？”

“我想起来了。”唐寅虎如实报告说，“昨天下午，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是一位客人将手包落在出租车后座上，他要赶去归还失主。顺便告诉我说大哥打来电话，让他今天中午去接机，还敦促我们快点装修完，给大哥他们一个惊喜。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不过……”吴琪追问道：“他提到过要去什么地方归还手包吗？”

“我们忙着装修，想等大哥回来就开张，也没顾得上细问，好像是在喜丰路上。”唐寅虎皱着眉头，急切地问：“是龙哥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还不能肯定，只是……”吴琪实话实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他的出租车，却没见到他的踪影。”

“怎么会这样！”唐寅虎急不可耐地追问道，“他是在回献义的路上出的事吗？”

“不是。”吴琪毫不避讳，直接说道：“是在从省城回丽城的高速公路上，现在我们怀疑他故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直接导致铁信安防公司首席财务官霍蔚然的死亡。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会与你们大哥金鑫有关吗？”

“龙哥从省城回来？他杀了人？”唐寅虎警觉地问，“您是来调查谋杀

案的吗？可这一切与大哥有什么关系？他人还在国外呢，再说也没听他说起过与铁信公司还有关系啊。我看这一切只有找到龙哥才能问清楚。”

吴琪点头同意，说：“可惜我们没有线索，只能逐步追查，我要去一趟市交通管理局，请求协助，你想起任何事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知道吗？”

唐寅虎茫然地点了点头，眼瞅着吴琪驾警车匆匆离去，还是一头雾水，竭力回想着和龙哥最近几天见面、通话时的情景，内心万分急迫。他匆匆叮嘱了几名工匠，惊慌失措地离开了冷泉鱼馆，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跑到街上去寻找。甚至给三弟唐寅豹打了一通电话，向他询问了解情况，并叮嘱他暂时不要再按大哥的吩咐，盯牢雷恩·查普曼，偷溜出来与自己会合后共同去搜寻。

现场勘查完毕后，吴磊率队返回东郊欣园，向李明道汇报了交通事故情况和下一步深入调查的计划安排。

对于霍蔚然的死，李明道心里多少有些不安。冯如乾、白复兴双双殒命，为什么还有人要针对铁信安防公司？难道还有其他黑恶势力暗中操控？

他当即吩咐吴磊立刻上报省厅，请求调查霍蔚然在省城的行踪。“按照计划安排和任职命令，我将就任丽城地区公安局长。而你，吴磊将任职市局刑警队队长，洪荣光任职地区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我们暂时把霍蔚然的死与金鑫联系在一起，你立刻安排警力，逮捕金鑫，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这……”吴磊为难地说：“还没有充分证据显示霍蔚然的死与金鑫有必然联系，我们仅凭肇事车辆属于唐寅龙，就……”他忽然一拍脑门，大声说：“您是要保护他！”

“是的，显然有人暗中已经把他当成了目标。不过……”李明道义正